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葉氏春秋傳卷五 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十五 經部

春秋傳卷五

宋 葉夢得 撰

桓公三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濼齊地也會齊侯夫人之意也不書以齊侯為主也於是書與夫人遂如齊焉與猶許也必有先之而後與之遂繼事也見濼會之在是行也夫人不婦

而後欲為會强公以適齊公不夫而後不能制夫人與之如齊以成其意故不言及言與以繼事之辭見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公薨内言寢言臺下言楚宫所以正終也有不言者馬隱書壬辰公薨閔書辛丑公薨用以見其弑也諸侯薨于國外地春秋之常也桓公薨于齊齊侯實殺之以夫人為與則春秋舉重宜必以夫人首惡然正

地於齊曰薨于齊而無異文則夫人非與聞乎弑也齊人殺之而已故以諸侯薨於國外之辭一施之葉子曰吾何知夫人之不與聞乎弑歟夫弑臣子之辭也不可施之於齊夫人之初譖桓公以告齊侯爾以桓公為不能制夫人使極其惡無所忌憚而反譖之可也然何意於桓公而遂欲殺之歟則公子彭生之事謂夫人為與謀不可也弑大惡也春秋正名定罪不以疑用法公子彭生之事既不得以夫人為與聞

則可言齊侯殺桓公不可言夫人弒桓公雖欲加之辭有不能焉如是而後魯臣子之責與夫人之罪可言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公薨于齊非正也故辭閒容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外葬以往會為辭故曰葬某公内葬以來會為辭故

曰葬我君桓公桓何以得葬葉子曰桓公之葬不葬在法之為弑不弑學者皆臆以桓為弑吾不知其罪在齊侯歟夫人歟而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穀梁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二氏皆以為讎在外不責踰國而討則以齊侯言之也夫齊侯安得為弑哉當討不討義也能討不討力也使齊侯不為弑則春秋雖欲

責之討固不可若誠為弒莊公雖不能討桓公固不害不葬以正其義乃以蹢國不盡其責而為之辭則何以為春秋春秋有復讎有討弒言讎則不為弒言弒則不為讎二名不可以相亂弒則凡國之在官者皆得以殺而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有遠之以使避無責之以必討曰殺之者無罪云爾桓公之死則由夫人桓公之弒則非夫人夫人之惡固不可容於魯然於莊公則猶母也既不可伸父而屈母

又不可念母而忘父為莊公與魯之臣子者則如之何正齊侯之罪而告於王曰請以諸侯之師討焉暴內陵外則擅之先王之刑也而莊公不能乃歸獄於彭生而請於齊齊人於是殺彭生則於桓公之讎亦有辭矣而夫人所以滅天理而亂人倫者其責猶在固不害桓公之葬也二氏不知齊為已殺彭生故亂讎弑之名而不能辨併君子而誣之烏在其為言春秋哉

莊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繼故也繼故不書即位有不忍於先君也

凡死不以其正者皆曰故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内辭也内不言奔若曰不有其位而自去云爾何以不言姜氏貶也桓公之死魯人既已伸於彭生矣其所以死則夫人與有罪焉者魯人未之釋也夫人

於是走之齊亂兄弟之倫而絶於人滅夫婦之義而絶於天春秋於是焉而正之也葉子曰有春秋之教有春秋之法法者行之其人教者施之後世不以法廢教曰夫人奔則不可謂之奔故言孫不以教廢法則夫人之罪不可容于魯不得書其名故不書氏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逆王姬左氏以為送公羊穀梁以為逆當從二

氏單伯吾附庸之君也古者上公皆有孤一人以其附庸之君為之四命執皮帛眡小國之君與王之大夫等皆以字見單國也伯字也故宋有蕭叔魯有單伯然則魯何以得有孤魯侯之賜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單伯之為魯臣歟凡王臣交於諸侯他國不言使劉夏逆王后于齊是也來我必言使天王使凡伯來聘是也是所以辨内外也單伯果送王姬則何以不言使乎然則天子嫁女使諸侯同姓

者主之常事也魯諸公之主王姬者必有矣其不每見於經以為常事則不書也有以主之必有以逆之則單伯何以特書乎莊公在喪且與讎人通婚姻非道也莊公不得主則單伯不得逆若為王臣送女而得禮則春秋不書矣吾以是知單伯之非王臣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外國外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尊於寢則

嫌於羣公子之舍則已卑必為之築館禮也然先君死於齊而喪未除以仇讎則不可接婚姻以衰麻則不可服弁冕魯可以辭矣不能辭而築館于外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叔王之下大夫也禮諸侯即位三年喪畢以士服朝天子錫之黻冕圭璧然後歸以臨其民謂之受命未冠未能朝或有故不能朝則天子

遣大夫即其國而錫之謂之錫命受命常事不書錫命非常事書桓已葬而錫命則桓未嘗朝不受命而追錫之也王者繼天而能賞罰者也王失其賞罰則不足以繼天王矣故王去天葉子曰諸侯之所聽者王也諸侯不能正則去王王之所聽者天也王而不能天則去天古之誄天子必於郊為其有善非臣子所能褒也則其貶也夫誰敢當之其亦必天乎去天所以示為天

之所絶也用是見有不能扵天而天絶之者雖天子亦不得免也

王姬歸于齊

自我主之故自我歸之

齊侯遷紀郱鄑郚

移其人民墟其城郭謂之遷郱鄑郚者何紀之三邑也遷邑不書此以書蓋紀自是亡矣為紀侯言也凡自遷者已欲也故書曰其遷

於其人遷之者非已欲也故書曰某人遷某某師遷某以人遷者驅之以師遷者脅之凡遷之志皆惡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國也公子慶父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以我為之主而喪之也葉子曰是禮所謂由魯嫁故莊公為之服大功之服𢿱王

姬無服為其嘗為主故視姑姊妹而服大功則魯前主王姬者未之服矣王臣以我主猶為之服豈我主王姬而反不服之乎此變之正也或曰是禮廢而莊公能舉之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齊地也諸侯為會而僭天子且不可況夫人為會而亂諸侯乎會非夫人之禮會齊侯於罪之中又有罪也前書公與夫人如齊不告至而見孫與喪俱至

也今書孫于齊不告至而見會不敢告至也蓋夫人無辭以見其宗廟矣於是乎廢之用是見春秋有不告至而不書者當告而不告其罪怠不敢告而不告其罪誣各於所不告觀之則著矣葉子曰是詩所謂不能防閑其母者歟魯之事君子所難言而春秋之法不可以不正故詩國風十有五而魯不與非無詩不可道也然敝笱猗嗟之詩附于齊蓋魯不可道猶將以齊見焉是以桓書遂與夫人如齊則敝笱所刺

者是已莊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則猗嗟所刺者是已詩言其情春秋著其法言其情者曲而顯著其法者盡而深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吾大夫之再命者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

內葬曰葬我君某公為我書也葬天子曰葬某王辭

無加焉為天下書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紀侯之弟也酅紀季之邑也何以稱字賢也齊取郱鄑郚則紀不可立矣紀侯將大去其國則是無紀也紀季告於紀侯以其邑入齊為附庸以後五廟及其姑姊妹則紀可以不亡矣此紀季所以為賢也以紀季為權於義則可以紀季為順於道則不可故書入逆辭也葉子曰吾何以知紀季告於紀侯而後

入齊歟邾快以漆閭丘來奔春秋書以叛使紀季而不告於紀侯雖以存紀與邾快何異夫惟紀季入齊而後紀侯可以去其國則紀季不失其為仁紀侯不失其為義昔者紂將亡微子告於父師曰今殷其淪喪今爾無指告于顛躋若之何其父師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廸人自獻于先王微子於是抱祭器去之周武王封於宋以立商後微子與比干並稱仁比干以罔為臣僕而死紀侯以罔為臣僕而

去君子以紀侯似比干以紀季似微子是以紀季特書入紀侯特書去皆不以為奔焉此君子之善善以別嫌明微者也

冬公次于滑

次兵止不進也有師次有公次何以或言師次或言公次君將不言師公次師亦在焉次非用師之道有伐而言次者有救而言次者有侯而言次者其出猶有名未有無事而言次君子以為輕用其身而妄勤

其衆故内外之辭一施之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商之所以興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諸侯相見於廟中則有饗儀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諸侯不以外相交則示不以外相饗故諸侯無言享夫人而行之祝丘甚矣譏齊地言會則外為志焉祝丘魯地蓋齊侯來而我享之内為志也以譏視祝丘則地愈逼以會視享則禮愈厚蓋莊公不能制其母

而後夫人得以極其欲莊公亦已病矣

三月紀伯姬卒

内女書卒喪之也天子諸侯絰朞大夫絰緦天子女而適二王後諸侯女而適諸侯則為之服而喪之禮也喪之故卒之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

大猶盡也盡無麥禾曰大無麥禾盡去其國曰大去其國齊將取紀紀侯義不下齊使紀季入齊以後紀

盡委衆而去之不殘其民不滅其國不辱其身君子以為輕其所爭守其所不爭則天下之爭奪可息故以紀侯一見之紀侯視天下猶紀也故不言出内不迫於國人故不言奔外不託於諸侯故不言其所往國雖去而猶存也故不言滅無君而莫之别也故不言名葉子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禮歟禮也大夫去位止之曰奈何去宗廟也國君去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紀侯何以得去其國昔者孟子嘗

謂瞽瞍殺人而舜逃之海濵棄天下猶棄敝屣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其不得於瞽瞍視天下恍而歸已猶草芥也夫天下亦大矣而舜失之不為憂得之不為喜曰吾固有重於天下者云爾齊之欲紀自祿父以來謀之久矣紀侯以魯婚姻之國而求於魯於是為成之會而桓公無能為猶朝桓公以固好又薦女於天子季姜歸於京師紀可以少安矣而齊侯曾莫之畏方取其三邑則齊非得紀終不已也天下有道

比小以事大天下無道衆暴寡强陵弱而天子不能討諸侯不能救紀侯獨奈何哉以為人也則力不能抗以為天也則非人所能為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紀侯不為也則曰是欲得者紀而已夫紀安足為我累絜其身而去之雖伯姬之喪且不顧紀侯葢自是隱矣兹不亦訢然樂於海濱視天下猶敝屣者歟不可去者禮也可去而去者義也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推紀侯之義可使天下皆無

欲則雖無與為之主而亂無自而萌民使至於老死不相往來可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紀已亡矣伯姬何以得葬齊侯葬之以說紀也葬臣子之事也齊侯知取紀之為愧不知奪人之國身行其臣子之事為尤愧也君子於是著之焉葉子曰外夫人不葬然歟曰然謂諸侯之夫人也內女嫁為諸侯妻則書葬所以別內而示恩也然而鄫季姬不書

葬蓋以貶于叔姬杞叔姬不書葬蓋以出故紀伯姬叔姬宋共姬皆得葬公羊穀梁乃以為隱此三人而特書父母之於子兄弟之於姊妹一也豈有見其死無故則不隱之者乎此知外夫人之不葬而不知内女之有别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人者何齊侯也齊侯殺人之父而通其子莊公忘父之怨而與其讎人齊侯所以人公也主王姬天子

命之可也會于禚享于祝丘夫人為之可也狩於是則公無辭矣凡諸侯與公並見而人者公亦與人也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不言如如師者請師也必有事焉然後請之故箠之役齊使國佐如師纔一見焉亦已希矣未有婦人而如師者也會于禚享于祝丘固非矣然猶有以為禮也如師豈禮之謂乎國佐如師不地地於箠也此前未有言如師者何以不言地所以為罪者不在地也

秋郳犂來來朝

郳邾之別國而未盛其國後爲小邾者也犂來郳君之名附庸之君以字見犂來書名不滿三十里之國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伐衛者何納朔也何以不言納不與其納也朔雖宣姜生然諸侯不得再娶則朔不得爲嫡子況殺二公子乎四國稱人微者乎非微者也左右公子立黔牟

而逐朔蓋必請之於天子矣故王人子突救黔牟逆王命而黨朔皆貶而人之者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微者也子突字也五國黨朔而伐衛王不能正乃使子突救焉救非王之道然視不救猶愈矣故字子突一見正焉葉子曰臣無襃貶其君之道王之善惡春秋不敢遽加也各因乎人以見之而已故苟有過也宰渠伯糾貶以名苟有善也王人子突襃以字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入逆辭也凡諸侯失國而歸皆書復歸宜其為君者也朔非王命則不宜君而其入為逆矣故雖位未絕而不書復不與其復也不曰自齊入於衛諸侯與有力也

秋公至自伐衛螟冬齊人來歸衛俘

衛俘公羊穀梁作衛寶左氏作衛俘當從左氏寶亦俘也古者天子分寶玉於同姓以展親分遠方之職

貢於異姓以昭德之致故同姓之國皆有寶齊以納朔取衛寶以為賂欲分謗於我而我納焉我則過矣而齊為首故正其名曰來歸郜鼎我志也則書取衛俘齊志也則書歸葉子曰伐三朡而俘寶玉以湯則可也齊安得取於衛勝商邦而班宗彝以武王則可也齊安得歸於我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記異也恒星經星也宜見而不見宜隕而不隕是異也日之食也非自食有食之者而不可知也故先言日而後言有食星之孛也初無是星也見其星而後知其孛也故先言有星而後言孛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其不見也非有蔽之者也其隕也非有墜之者也故直言不見與隕而不言有日中者一日之中夜中者一夜之中言晝夜者不以時義不在焉也如雨衆多如雨然

秋大水無麥苗

記災也秋夏之建午建未建申之月也麥成而稻苗大水則皆敗矣故曰無凡稻苗而後秀秀而後實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齊地也夫人與齊侯八年而五相求自始孫于齊見一貶其後不復貶惡惡不再貶也葉子曰吾讀載馳之詩始曰齊子發夕已而曰齊子豈弟是在禚祝丘之際猶可也繼曰齊子翱翔終之以齊子遊敖則

無復忌憚矣故如師又會防又會穀則所謂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播其惡於萬民者也是詩與南山皆刺襄公而每以魯道有蕩齊子為言非惡於我與南山始惡之詩也故言大夫見其微而去之載馳極其惡之辭也故言不可掩而播於萬民夫見惡於萬民則春秋如師之意防與穀之會又何責焉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師者何我師也何以不言將將畧師衆也陳人蔡人

陳蔡之微者也次何以言俟不正其以衆暴寡欲邀
人而幸其捷也陳蔡出兵魯人以師邀諸塗設伏以
覆之歟據險以掩之歟王者之兵貴正不貴奇貴義
不貴利不正勝猶譎也不義獲猶貪也葉子曰次非
用師之道也有伐而言次者不恃其强退以待其成
如齊侯之於楚書曰次于陘則伐之善者也有救而
言次者形勢相持以為之援如叔孫豹之於晉書曰
次于雍榆則救之善者也無事而次以俟人君子以

為譎與貪而已矣

甲午治兵

治兵者何秋習武事之名也何以書不時也古者以春蒐振旅而教其出以秋獮治兵而教其入而楚子玉治兵於睽則不必以獮凡師出則為之矣晉文公振旅凱以入則不必蒐凡師入則為之矣非禮也此郎之師俟陳人蔡人不至故假治兵以為之名將還以圍郕而以春與之也葉子曰禮内事用柔日外事

用剛日已卯烝乙亥嘗皆柔日也壬午大閲甲午治兵皆剛日也以為猶有先王之制焉故因其日之可見者而見之是謂君子憎而知其善成人之美不成其惡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是還而圍郕者也何以不言遂公還之也郕文王之昭同姓也圍之則將取之矣勞民而動衆君子有不得已以師出為無名而還以取人況同姓乎郕降于

齊師出無名遷無義曰寧降于齊師爾則義不足以服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是為郎之師歟凡圍不言及及圍猶及戰也春秋之義以主戰者及戰者曰吾志乎為此戰云爾是果為齊志則言會不當言及今以我及非吾師還而何穀梁不察乎此而歸惡於齊乃謂不使齊師加威於郕我伐同姓而盈齊以為辭固非矣公羊諱滅同姓而辟之是我實滅而嫁其惡於齊惡足為春秋乎

秋師還

師未言還者於是乎言還危之也還者反乎彼之辭也越三時而暴兵於外始俟人而不至終圍人而不服以我為危不得返也君子以為郕之師幾鄭之師鄭使高克將兵於河上以禦狄陳其師旅翺翔而不名衆散而歸書曰鄭弃其師今郕降而師不還亦鄭而已矣然則善之乎亦善之也葉子曰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之為言一也於晉文齊

侯卒而還曰乃還見還之有所因也於魯圍郕不服而還曰師還見還之危不得返也故師出以善得還者二晉善也魯善之也是以君子必慎為兵左氏以是行為公將非也其亦不達稱師之義矣所貴乎還者以師也乃公不得乎郕而還則何善之云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盟納子糾也公不及大夫何以言公及齊大夫盟以

公為義可以納子糾則不恥大夫得敵公也大夫何以不名畧之也何以畧之欲納子糾而後不能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公之義得以納子糾歟齊魯不共戴天之讎也使襄公在公且不可與共戴天況國亂而納其子乎春秋之義因人以立法不窮法以治其人人一人也罪一罪也一見貶則不復再貶矣莊公之罪在於子糾來奔之初凡諸侯及其大夫來奔於魯未有不書於策者而子糾之奔獨無見焉非以其讎

不當受故深絶之而不書歟則於是焉而正之者特以子糾小白之辨而已諸侯之嫡子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子糾得以君薨之辭見是世子也受人之世子國無君而不納則誰納歟故莊公之罪已定於受子糾則蔇之盟不責其納子糾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

子糾穀梁作糾左氏公羊作子糾當從二氏凡春秋言納皆與其納也與其納則糾者子糾也

齊小白入于齊

入逆辭也以奪子糾之國而先之也小白何以氏齊齊未有君也葉子曰突歸于鄭不得氏鄭有忽在焉則鄭非突之所得有也赤歸于曹不得氏曹有羈在焉則曹非赤之所得有也襄公死而子糾在外齊雖非小白所得有齊未有君而小白入焉則小白亦固齊之君也然則齊陽生入於齊内既有荼則陽生安得亦氏齊乎陽生正荼不正也有陽生而後可以不

君荼子糾正而在外小白雖不正而齊無與爭君者正與不正於書入焉見之矣則小白所以氏齊者曰是齊之君而已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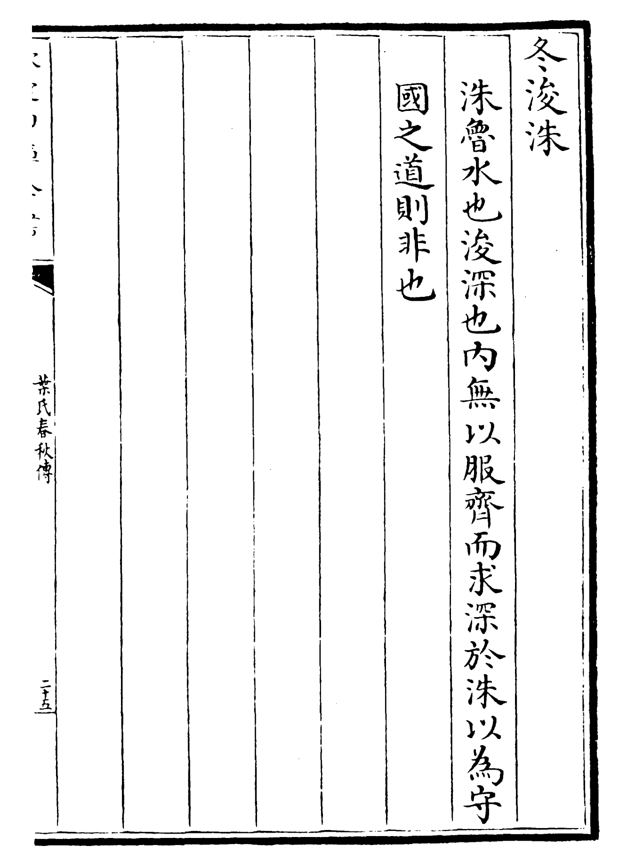
内未有言敗績者此何以言敗績貶不能納糾而自取敗也凡内戰不言敗不使我受責而外得加乎我以殺恥君子辭也莊公之於糾既已忘父之讎而受

人之託矣大夫以春盟齊未有君可納而不納至夏師圖之遂使小白得以先入若知其不可爭而始保之糾猶未必死也不量力而再伐卒不能納徒以自喪其師恥孰甚焉非人之加乎君子雖欲使我不受責而無以為之辭故於是一見之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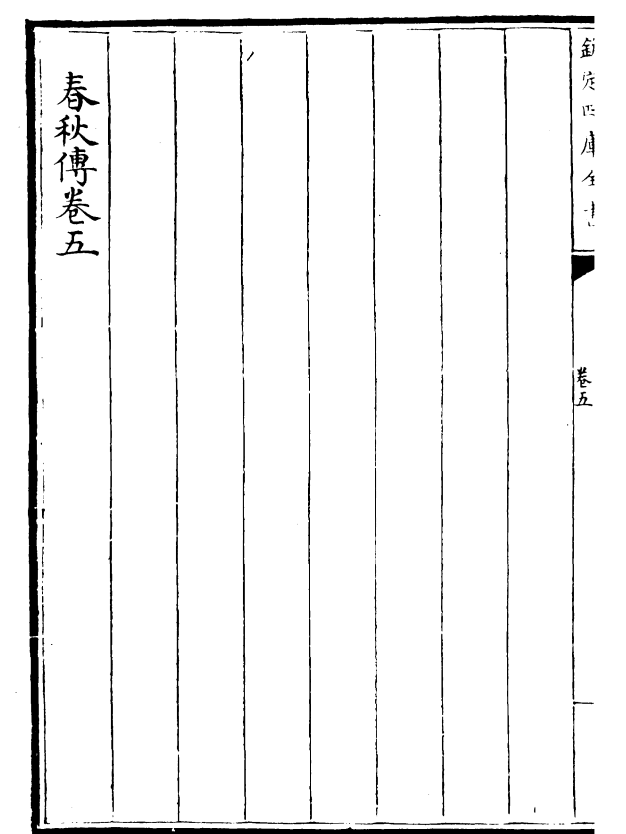
子糾在我者也齊人何以言取乘乾時之敗脅我而取之也孰取之齊侯也齊侯則何以言齊人貶也十

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我以千乘之國不能納子糾又使人得以取焉必有與之然後取之病在我也必有得之然後取之病在齊也既兩見之矣然實殺之者齊也故歸惡於齊而人齊侯焉若子曰此子貢所謂桓公殺公子糾者歟凡義所得殺者殺在上齊人殺無知衞人殺州吁是也義所不得殺者殺在下蔡公孫姓以沈子嘉歸殺之楚子誘蔡侯般殺之是也



冬浚洙

洙魯水也浚深也内無以服齊而求深於洙以為守國之道則非也



春秋傳卷五

春秋傳卷六

宋 葉夢得 撰

莊公二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乗丘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楚也先曰荆後曰楚名從主人以國舉之夷狄也凡夷狄君皆稱國臣皆稱人畧之也中國無王夷狄

交侵而楚始見焉荆敗蔡師是戰而敗也不曰蔡師敗績夷狄不言戰敗績不成乎戰也楚至泓而後得言宋敗吳至柏舉而後得言楚敗未成乎戰則夷狄爾以歸囚服也國滅而以歸者有矣未有敗而以歸者也故書名與國滅而囚服者其辭一施之絶之也葉子曰吳楚徐越初皆中國也吳出於太伯楚出於祝融徐出於益越出於禹而春秋槩以夷狄書之豈固輕絶之哉以為是皆聖賢之後而禮義之所成者也既

狃其習而與之俱化矣吾無以正之則舉天下而廢禮
義也其拒之安得不嚴責之安得不深乎故其君稱國
其大夫稱人死而來赴書卒不書葬一㫖不得與中國
齒也然吾為此亦惡其不為中國而已使其通於我而
悦禮義之化翻然有以復其舊則吾亦何用終棄之哉
為夷狄則與之為夷狄為中國則與之為中國而後
中外皆知聖賢之教也故楚大夫以椒來聘以屈完
來盟則得稱名吳大夫以札來聘則得稱名此春秋

用夏變夷之道也故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諸侯擅征伐罪矣況滅國乎凡滅之志皆惡也諸侯奔皆名而書出滅國不名内無君也不言出無所出也葉子曰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五十而天下大悅蓋内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先王之政也必武王而後可滅人必周公而後能滅人非武王周公而滅人之國

者交相滅之道也小白始圖霸而先滅譚又滅遂遂卒不服而齊人殲焉其亦異於天下大悅者矣而或者以為軍譚遂而不有諸侯稱寬焉者妄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秋宋大水

記災也凡外災異不書成周以王書宋以二王後書齊以大災書宋衛陳鄭以衆書陳以亡滅國書杞以二王後而不書以告而弔弔而合禮則書不以告或

告而不弔弔而不合禮則不書也葉子曰凶禮六弔禮以哀禍烖周公之政也而諸侯與有焉是謂周禮救患脩睦之道也

冬王姬歸于齊

我主之也葉子曰同姓而主昬魯所宜為也何獨兩見於莊公蓋惟齊不可主昬惟莊公不可主齊昬非莊公而主齊非齊而我主之皆不書小事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叔姬紀季之妻也内女嫁為諸侯妻則書歸紀季之妻則何以得書歸非始歸也叔姬之歸紀季久矣非所當見則不書紀滅而紀季入于齊以叔姬託于我待其成國也而後復焉故以始嫁之辭書之成紀季之得後紀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叔姬之為紀季妻歟凡媵不書以叔姬為伯姬之媵待年而後歸則不得書且紀侯去伯姬卒雖媵何用歸將以紀侯而録之歟則春秋所以成紀者於紀季見之矣無所待於叔

姬也舍是而叔姬得歸鄫非紀季之妻而何然則叔姬託於我何以不書非歸寧也則不可以書來非見出也則不可以書來歸以為義無所用見則不書焉

爾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萬宋大夫之再命者也仇牧宋大夫之三命者也及仇牧賢也蓋捷弑仇牧趣遇之門手劔而叱之萬遂

殺牧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有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人左氏公羊作齊侯穀梁作齊人當從穀梁四國何以皆稱人大夫而始為會與惡曹清丘之盟同罪者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齊侯之為齊人歟三家既不著其事考之於時則小白方圖霸而未成也當時諸侯雖未必全聽齊豈無一自至者而皆以微者會之哉以惡曹清丘之事推之則大夫為相好與共推小

白爾夫圖霸亦大矣不能請之於王而大夫自相為謀小白亦靡然受之大夫而不受之其君皆春秋之所宜治也是說也穀梁微知之而不能盡故特以為舉衆之辭是蓋不原其情而臆為之說者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三國皆微者歟非微者也非微者則何以書人正王道也小白之圖霸自此始矣是可以為王而不為王

故於其始抑而人之所以示天下之無所用霸也葉子曰吾何以知伐宋之為正王道歟小白五霸之盛者也前乎此嘗以師次于郎以窺我矣已而復以師滅譚焉春秋皆以常法書之以為與凡諸侯者等也至北杏之會大夫將推之於是始與滅遂皆書人則以小白為可責矣故柯之會與公皆以爵見則諸侯亦將推之明年遂與兩國為此伐霸於是始焉由是伐郳伐鄭伐戎伐徐伐山戎伐英氏三十餘年皆書

人終其世得以爵見者二十四以師見者三則稱人豈皆微者哉蓋春秋之作憫天下之無王也必有如湯文王者然後為吾之所貴若小白而少假之則天下皆趨於霸王道何由而興乎惟小白可望以為王則亦惟小白可責以為不王此於其伐每抑而人之所以著其法以責天下後世也故言管仲之功於春秋之時則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不以兵車可以許其仁言小白之事於三王之道則管仲之功曾西且不

肯為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其知之矣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吾之孤也軰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言帥師師將尊師衆也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不言帥師師將尊師少也單伯何以不言帥師猶之得臣也何以再見後至也

秋七月荆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北杏之會齊人先宋人齊人主會也是會以單伯往

會為辭而復以齊侯先宋公盖宋始服於齊諸侯於是相與推齊霸故明年再會鄄齊侯遂居宋公上矣葉子曰吾何以知是為諸侯之推齊霸歟此會鄄曰衛侯即朔也後會鄄曰鄭伯即突也朔自莊四年違王命而入衛不與諸侯通者九年突自莊四年與陳侯遇于垂不與諸侯通者十一年至是而皆來會非以小白浸强而得諸侯有不敢不至歟盖於是為幽之同盟矣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夏夫人姜氏如齊

夫人不得歸寧者也禮女嫁父母在歲一歸父母沒使人歸寧祿父沒矣夫人前與桓公如齊已而會于禚享于祝丘又至于如齊師是在襄公之世其惡為甚矣然辭無所貶曰夫人姜氏焉所謂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今小白始霸而夫人復如齊小白安得受之歟古之善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齊其家者必先

正其身小白之正身齊家亦襄公而已故其刑能施於哀姜而其禮不能正於文姜君子以是病小白是以與襄公之辭一施之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宋序齊上主兵也諸侯雖推先齊然小白之霸猶未受命于王故宋復以主兵居上

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前未有言同盟者此何以曰同盟於天子之同禮盟諸侯也何以沒公同非諸侯之所得為也諸侯之同盟者多矣何以於是獨沒公於其始焉一正之以小白為可責也古者諸侯以朝覲宗遇四時更朝於王常事也見於廟中而不盟以事來見非其節而會十有二年王不時巡而同非常事也見於國外築宮為

壇祀方明而盟盟常事不盟無所事盟也非常事有盟不協則和之也齊侯將帥諸侯以奬王室故假天子十有二年之禮而共受命焉齊侯於是始霸天子命之也然則春秋與之歟實與而文不與所以沒公也以為齊侯欲以奬王室則可以諸侯共行天子之禮而聽於齊侯則不可公不可見則諸侯亦不可見矣葉子曰周衰諸侯不朝王久矣齊侯既圖霸將從之而不正歟則天下無時而有王也帥之以共朝王歟

則諸侯未必皆能朝也伐之則不可勝伐然則爲齊侯者如之何曰天子固有不時巡而合諸侯者也吾請之王而設於此使諸侯如朝於方岳之下而莫不聽焉吾王庶幾其可尊矣是齊侯之志也吾何以知其然此始會也後十有二年而再會則天子啟國之節也豈齊侯之自爲者哉及諸侯之從已者信然後以爲吾非得已而不已者遂終其世而不復爲則齊侯之志亦可見矣故晉文公會諸侯而名天子書曰

天王狩於河陽以全天子之行齊侯假天子之禮而與諸侯會曰齊會諸侯諸侯同盟于某而無異文特以没公微見之春秋與齊之實在是矣是以桓公有同盟文公無同盟孔子所以與桓公之正而不譎也自齊侯卒宋襄公一為會而不能終文公之後晉主中夏每襲其迹而竊用之天下卒莫從則僭而已矣其弊遂有大夫而為者豈春秋之意哉先儒乃謂同尊周同外楚夫盟則同矣何獨於是言之若曰姑以

為言而後不能則與常盟何擇吾未知其說也

邾子克卒

克儀父之名也得以爵見進而成國矣北杏之會郳之伐邾人皆在焉或曰齊以是請於王而進之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詹鄭大夫之再命者也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詹未三命則非鄭之知政者也鄭伯與宋公會于鄄則同好矣未幾而鄭侵宋故宋復主兵而齊衛共伐之至同

盟于幽而鄭服故以詹為說而執焉鄭非詹之所得任則執之非其罪者也

夏齊人殲于遂

遂國也齊人衆辭也殲盡殺之也齊以強滅遂遂不畏其力能以亡國之餘而盡殺其衆非遂能殲齊齊自殲也葉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齊小白之霸能率諸侯而九合不能服遂一國豈得之者不以心歟文王之

造周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懐其德夫文王之所謂力者非强服之也靈臺之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使有國而知此則天下之民皆襁負而至矣何待滅人之國而後爲强乎故以遂一見法焉

秋鄭詹自齊逃來

苟以身免曰逃大夫以道爲去就以義爲死生詹雖無罪而齊何畏焉幸於全生而不以義去則亦苟免其身而已奔以適我爲志故曰來奔逃以舍彼爲志

故曰逃來

冬多麋

記災也麋多則害稼冬冬稼成之時也螽螟害稼者也

凡見則為災麋非害稼者也多而後為災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

濟西内地也前未有言戎伐我者何以至乎濟西蓋

過我而躡之也戎之於魯隱之所與會桓之所與盟

者也過我而躡之蓋出不意以倖其功掩不虞以乘

其利以莊公為諼矣然則及之乎不及也何以不言
不及蹦之則不責其及也
秋有蜮
記異也蜮與蜚皆害人之物蜮蜚中國所無也鸜鵒
魯所無也以所無則有為異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
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子結吾大夫之三命者也陳人陳侯也何以言人婦非陳侯之所得名曰人云爾别外之辭也古者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媵之必以大夫送焉謂之媵臣凡媵不書此何以書將以見其遂也魯以女媵陳人之婦而結之齊與宋將有不可於魯而遇遂諸鄄結因與之盟而和焉故言遂善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結之遂為善歟春秋言遂二有君遂有臣遂君者命之所從出無所往而不可遂故諸侯而言遂繼事之辭也

大夫受命於君有不可得而遂故大夫之言遂生事之辭也大夫言生事則有可得而遂者有不可得而遂者在國中則不可遂所謂大夫無遂事也在國外則可遂所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者也而春秋之辭一施之以為各於其事觀焉則審矣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台在國内鄆在國外可以救台而遂入鄆乎盟者所以謀不協也而非大夫之事然大夫與國同體君不在焉而事有不可者

不為之所則亦不忠而已矣吾是以知君子之與結也

夫人姜氏如莒

如齊且不可如莒益過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郊外曰都都外曰鄙凡伐皆先鳴鐘鼓以問罪服而行成則見伐不見戰不服而戰則見戰不見伐内伐言鄙詳内也有伐而圍邑然後言圍有伐而至城下

然後言我我內辭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

大災災而大也有大荒有大札有大裁大荒饑也大札疾也大裁水火之變也凡內災必目其所宋陳災不目其所畧之也齊大災然後書齊災不書以大故書也曰宮室廄庫廛市皆盡焉爾古者國有大裁類宗廟社稷以是故重之也

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

戊戌夫人姜氏薨

莊公之母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大眚者何大罪也肆者何縱也大罪則何以謂之大

眚過也古者謂視不明為眚過而雖大君子宥焉何

以書以文姜也有眚有大眚諸侯不得專殺則亦不

得專生肆眚諸侯之事也肆大眚天子之事也魯得肆大眚雖周公之賜文姜之罪天子不討而得葬故莊公因推以及其國人非所肆而肆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莊公蓋作福者也其亦無以保其國矣葉子曰吾何以知肆大眚為天子之事歟周人告其臣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有大眚而肆之可也然馭福以生馭過以誅蓋王之八柄豈諸

侯而得爲乎莊公之意若曰吾固得肆大眚矣夫人之罪當討而不得葬今天子既宥而不討使得稱小君而終爲夫人吾國人而有大罪吾如之何而殺之必有非大眚而肆者矣非大眚而肆雖天子且不可而況於魯乎大眚而得其節皆常事不書特一見吾是以知其非所肆而肆者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謚也謂諸侯之妻君稱之曰夫人邦人稱之曰君

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葬公曰我君葬夫人曰我小君厭也故以稱諸異邦

之辭言之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寇陳諸公子也何以不稱大夫非大夫也非大夫

則何以書殺公子之重視大夫親親之道也凡以國

殺而名者有罪而累其君也其不名則無罪也以人

殺而名者有罪而干其衆也其不名則無罪也御寇

曷為以人殺陳人殺御寇而其黨公子完顓孫奔齊御寇宜有得罪於陳人者也其事則史失之矣葉子曰古者刑不上大夫公族有罪不以干有司以為大夫者吾任之所與共政者也公族者吾親之所與共恩者也不幸而有罪則大司寇議其辟不得已而麗於法則甸師致其刑然而公族獄成而讞於公猶曰宥之三三宥不對走出又使人追之曰必赦之有司以為無及則哭於異姓之廟素服不舉而私喪之如

是猶有慢賢而賊親者故葵丘之會齊小白猶曰毋專殺大夫天下無道政在大夫君子終不以一時之弊害萬世之法是以大夫强而君殺之由三桓始雖謂之義終不通乎春秋蓋以為大夫之有罪無罪吾固有以為之辭矣則其不可殺槩書之曰殺其世子殺其弟殺其公子殺其大夫所以正君臣之義而厚骨肉之恩也

夏五月

四時無事書首月以見時有事則於其月見之五月首時而下無事蓋闕文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高傒齊大夫之三命者也及者公也何以不言公禮卿不會公侯也荀子曰名分不可不正也古者諸侯之命諸臣之爵莫不皆有別焉大國之君九命公也次國之君七命侯伯也其卿則不過三命小國之君五命子男也其卿則不過再命先王之意以為諸侯

之邦交有不得不用其臣者既使之敵則臣無敵君之義不使之敵則無以致其睦鄰之道故為之節以大國三命之卿而當小國五命之君此禮之所不得已也至公侯伯則尊矣必君而後可敵焉晉荀庚衛孫良夫尋盟魯臧宣叔以為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虛大國上卿而不言蓋不以當諸侯之臣而晉執叔孫婼與邾大夫卒婼辭以為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即命其介尚行先王之制也而齊以髙傒晉以陽

處父盟公可乎是以皆沒公而不見此春秋所以正名分也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不正以其喪娶也文姜之喪始練而公圖婚非禮也納幣大夫之事而公親之又過也何以不於始焉譏之納幣納徵也婚禮納采以問其族問名以詢其氏氏姓得而告於禰廟曰吉而後納幣以為之徵則成禮矣納采問名猶未定成則不

可易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

祭叔王之下大夫也祭叔則何以來聘以其臣來也何以不言使内大夫不外交聘非祭叔之所得為也祭伯來朝自朝也不與其朝故不言朝祭叔來聘使臣也不與其聘故不言使葉子曰吾何以知祭叔之得有臣歟古者王之卿士六命而後賜官始得自置其臣以治其家邑謂之具官大夫則不得具官而得

臣其邑官事使攝焉是亦臣也是故大夫以具官為非禮而管仲以官事不攝為非儉孔子嘗為魯司寇大夫而三命者也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夫子路豈以必不可行之禮而加之孔子哉以為孔子嘗為大夫蓋得攝官以為臣而不知不在其位則門人不可臣也然則大夫之在位固有攝官而為臣者矣

夏公如齊觀社

社者何春蒐田之祭也古者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未聞諸侯而會祭也蓋曰觀焉則非以為祭者也故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禮也曹劌固知之矣

公至自齊荆人來聘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蕭叔宋附庸之君也諸侯相朝非禮也即遇而朝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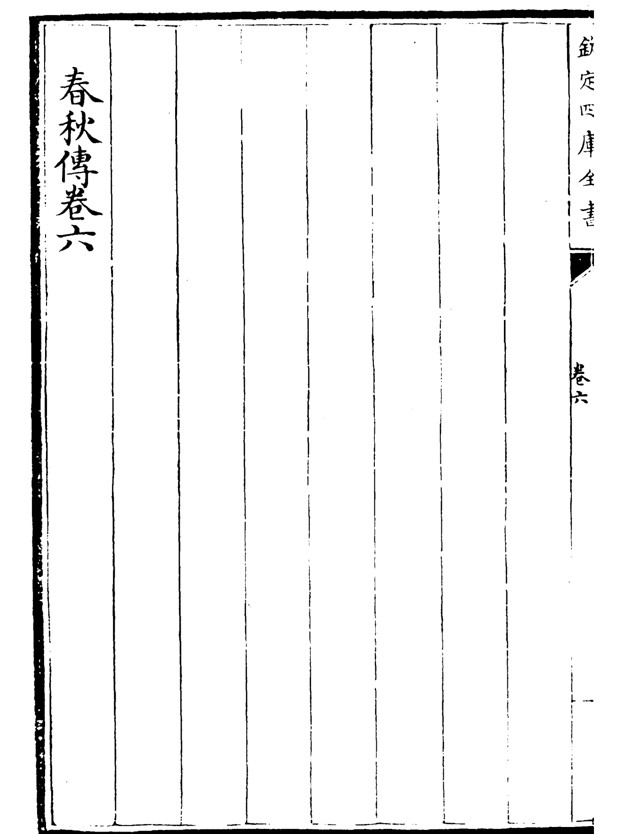
非矣古者朝必以廟朝於王所可天子有方岳之朝也朝於公不可諸侯無外朝也朝公而已矣不言來穀齊地也

秋丹桓宮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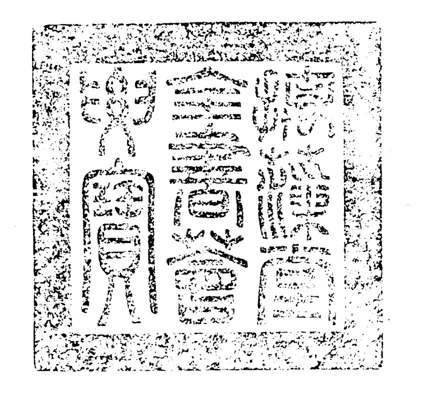
桓宮桓公之廟也丹楹非矣丹桓宮楹又非也天子之楹黝諸侯之楹堊大夫倉士黈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離盟也小白已霸矣公復為離盟則非諸侯之政也以圖婚於我而固其好焉爾故前髙傒為防之盟而後公如齊納幣今齊侯為扈盟而後公如齊逆女見公之迫於齊而不敢不從也



春秋傳卷六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張起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葉氏春秋傳卷七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十七 經部

春秋傳卷七

宋 葉夢得 撰

莊公三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刻桓宫桷

丹楹過矣刻桷又甚也桷椽也禮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而不加石大夫斲而不礱士斲其本葉子曰莊公之脩桓宫非其節也以為崇之以致孝歟則公之即位二十有四年矣而今始脩

也以為壊之而脩𣂪則脩非特楹與桷也然則何以脩以夫人將歸也古者天子七廟親廟四祧廟二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親廟二祧廟一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及其皇考士及其王考其為禮雖有别而宗廟之制則未之有間也商人戒肜日而曰典祀無豐于昵昵近也夫祀且不可豐而况宗廟之飾乎莊公因夫人而為之蓋有甚於徒致其豐者故言丹言刻則非所以事其禰言桓宫則非所以事其祖莊公

之厚桓適以侈之而已武曰武宮煬曰煬宮遠也故以謚舉之宣曰新宮近也謚之則疏也桓以禰而得祖稱豈其厚之乃所以疏之歟故曰斥言桓宮以惡莊也穀梁其知之矣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

逆女大夫之事公親之非禮也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入逆辭也莊公義不得娶於齊則夫人義不可見宗

廟夫人之至為逆矣故不書至葉子曰諸侯十五而冠冠而生子莊公於是生三十有六年矣而夫人始見以防與扈之盟考之莊公過時而不娶豈得已哉内廹於夫人而齊侯為之制有不得自專也而春秋無異文以為不待貶絶而罪自見也昔者舜不告而娶孟子曰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使莊公而知此義不娶於齊雖不得於文姜以承宗廟之重而盡人子之道與之

為舜豈不可乎卒之身死無嫡而慶父得以乘其隙則莊公之為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宗婦同宗之婦也覿大夫聘而私見天子之禮也幣諸侯朝王而享王與后之禮也朝有贄享有幣夫人以丁丑入則大夫宗婦既見矣越三日而覿非禮也覿而用幣男女之同又非也以為尊夫人者在物而不在禮矣不言及不以大夫及宗婦也葉子曰吾何

以知宗婦之為同宗之婦歟古者諸侯同宗之妻曰宗婦以同言也大夫嫡子之妻曰宗婦以承宗言也大夫非嫡子其妻不得稱宗婦曰介婦曰衆婦焉子同生傳說文姜與宗婦命之齊穆姜卒傳稱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此諸侯之言宗婦之禮也覿夫人何擇於大夫之承宗者歟凡大夫之妻皆得進矣則宗婦非大夫之妻禮諸侯以時朝於天子各執其玉謂之贄朝畢而享王與后各獻其庭實謂之幣於是

享王以璧享后以琮則周官璧以帛琮以錦者也是
謂享而非覿大夫來聘無享脩其君之禮成然後奉
束錦而請覿者大夫之私禮也大夫而後有覿故曰
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諸侯之大夫宗婦夫人之禮吾
不得而聞矣意者其有見而無覿歟見而用贄則大
夫以禽鳥婦人以榛栗棗脩先王之制也今見而言
覿是再見也覿而言幣是尚物也則宗婦之獻與夫
人等大夫覿而用幣猶以爲僭享王而況施之宗婦

乎公羊以宗婦為大夫之妻固非矣穀梁雖知其說而謂大夫不見夫人諸侯祭宗廟夫人與亞獻以為不見亦非也

大水冬戎侵曹曹覊出奔陳

覊曹君也何以不言爵踰年而喪未除也何以不言子不周乎喪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曹覊之為曹君歟射姑卒矣而曹不見君君曹者非覊而何鄭忽君鄭而突奪之故書鄭忽出奔衛而突歸不得繫於鄭曹

羈君曹而赤奪之故書曹羈出奔陳而赤歸不得繫於曹突之歸以祭仲赤之歸以戎忽羈正而突赤不正故其辭一施之則羈固所以為曹君也

赤歸于曹

歸易辭也赤曹莊公之庶子自戎入而取國戎有奉而易也不繫曹不與其得曹也何以不言自戎歸于曹不與夷狄之奉中國也

郭公

闕文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叔陳大夫之嘗入為王卿士而復其國者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禮天子救日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用幣于社天災有幣無牲諸侯而鼓于社僭也用牲于社非禮也

葉子曰日食之禮天子何以伐鼓于社諸侯何以伐

鼓于朝歟凡鼓皆所以亢陽也社者陰也諸侯亦陰也天子救日則攻陰故伐鼓于社以攻之諸侯畀不敢攻社故伐鼓于朝以自攻用幣于社以請之也古者凡祭祀之牲皆養於國也未有不養而為牲者也玉帛牲牷非大祀不舉次祀則用牲幣小祀有牲而無幣畧之也然天災則有幣無牲者蓋社亦小祀牲幣不可以並舉常祀則用牲非常祀則用幣幣可及牲非養則不可及也是禮也叔孫豹蓋知之矣故曰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而季孫宿莫能知乃以為正月朔慝未作而後伐鼓用幣其餘則否故日食而見經者三十有六而書鼓用牲于社者三其二皆在六月六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詩所謂正月者也則魯人之失久矣經於是特正之其亦考於夏書及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何必建巳而後行之歟太史以建巳為正月季孫宿以建子為正月皆非也莊公

或舉于九月尚先王之制哉左氏不能察而取以為說則太史與宿誤之也

伯姬歸于杞

伯姬莊公之妹也不言逆女逆之合乎禮則常事不書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水旱祭雩宗蓋有壇焉禮非日月之眚不鼓鼓于社于門非禮也禜門用瓢齎用牲于社于門亦非禮也

冬公子友如陳

公子友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

大夫何以不名大夫無罪也赤之歸曹戎實奉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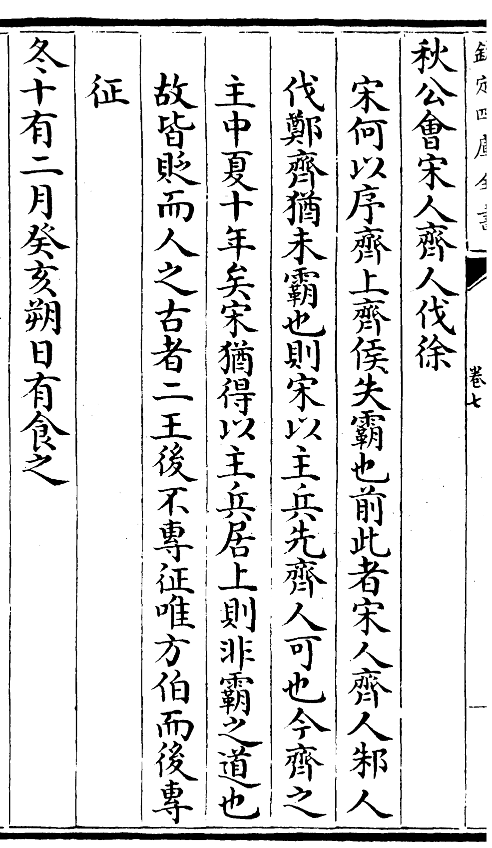
公以春伐戎以正其不得奉也曹懼而殺其大夫則

大夫為無罪矣葉子曰春秋因人以立法不窮法以

治其人因事以見法不因法以窮其事曹之事非春

秋所得盡紀也春秋之所見焉者其君之正不正大

夫之有罪無罪云爾則大夫之名固非春秋之所必見也古者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故君前而後臣名父前而後子名士二十而冠尊其名而始乎字以見名之重故春秋之法常寄於字與名不應字而字所以為褒也故宋高哀得以子哀書則仍叔之子不書字奪之也不當名而名所以為貶也故宰渠伯書糾則曹大夫不書名與之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宋何以序齊上齊侯失霸也前此者宋人齊人邾人伐鄭齊猶未霸也則宋以主兵先齊人可也今齊之主中夏十年矣宋猶得以主兵居上則非霸之道也故皆貶而人之古者二王後不專征唯方伯而後專征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洮魯地也文姜死矣伯姬不得歸寧故即洮以為會

會非伯姬之所得為洮非伯姬之所得會而莊公莫

之正蓋文姜會齊侯于禚公不以為非則公會伯姬

于洮宜不以為過矣會禚而後見夫人如齊師會洮

而後見杞伯姬皆公為之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再見同盟距前十二年矣天子殷國之節也同盟非

齊侯之所得已諸侯信而霸業成則吾所以尊天子

者亦已終故自是不復盟天子於是使召伯廖來賜公命則加命以賞之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也原氏也仲字也大夫則何以得字見主人之辭也古者大夫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則葬之矣不書小事也此何以書為其將以圖國也莊公在位久未有嫡子子般孟任之子

庶長而得立者也慶父叔牙通乎夫人欲舍般而立
慶父季子懼不能正託葬原仲而之陳以為之圖莊
公病名公子友於陳於是殺叔牙而立子般君子以
是録其行也何以得言如使若以君命出然臧孫辰
大無麥禾而出告糴不得言如書曰臧孫辰告糴于
齊公子友謀子般而出葬原仲得言如書曰公子友
如陳葬原仲非春秋莫能辨焉葉子曰吾何以知春
秋之録季子歟昔者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

繆公名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繆公於是哭諸縣氏謂諸侯不哭大夫也乃諸侯大夫士師行出疆請於君其反必有獻且告固有許之出者矣而況謀其國乎方慶父叔牙之與夫人通也季子必微察之曰非我莫能正而勢未可以加也將委之而奔則懼絶而不得復將出而不以名則懼疑而不得去魯之安危季子所

自任也則託原仲之葬請於公而求援於陳季子蓋有以圖之矣此所以能卒立子般而行其志也歟君子之防患也貴見微其弭亂也貴能濟若季子可謂微且濟矣宜君子之録之也

冬杞伯姬來

來歸寧也内女不言來此何以書來父母没矣伯姬不得來而來也凡諸侯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大夫之再命者也凡婚親迎不親逆天子非展義不廵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親逆非也非君命而來亦非也不曰逆女大夫之辭也天子逆后稱王后已成婦之辭也諸侯逆夫人稱女未成婦之辭也大夫逆妻稱字姓聽於父母之辭也

杞伯來朝

此杞侯也何以稱伯時王貶之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戰不言伐言伐至之日也不地地於衛也凡兵以及者為主及之者為客齊以王命伐衛衛不服而戰故以衛人及齊人言衛人之主戰也敗績不言人其曰人貶逆王命也齊不救子頹之難雖以王命討衛其稱人亦貶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齊人之為貶歟始惠

王立而五大夫奉子頽以伐王後幽之同盟三年也是時天下諸侯已推小白而霸矣豈非以率天下而尊王室歟然小白坐視而莫之正也子頽奔衛衛背幽之盟遂與燕師伐王而立子頽明年鄭厲公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處王于櫟而後入周又明年與虢公復王而殺子頽小白方遠伐戎亦莫之問也衛自是負其罪八年小白亦不討至王賜以侯伯之命請伐衛不得已而後加之兵僅敗衛人亦不能執衛侯

歸之於京師孰謂鄭突能不失幽之盟以正王室而小白為霸主反遠事於夷狄鄭突能執燕仲父而小白反不能執衛朔春秋所以與衛同罪而一施之槩貶以為人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以兵相援曰救諸侯相伐而方伯救之正也凡救之志皆善也何以曰人微者也

冬築郿

郿内邑也書不時也

大無麥禾

麥與苗同時先言大水而書無麥苗者麥苗以水為害也麥與禾不同時先不言災而書大無麥禾者倉廪竭也不言米無禾則無米矣冬書之歲杪知其足否之時也大無者無餘藏之辭也國不能預知其足否逮無餘藏而後知之莊公之政亦已荒矣大饑民病也大無麥禾國病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言使非君命而辰請行也魯無麥禾辰請于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乃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謂之為辰之請行也然則與之歟非與之也臧孫辰卿也古者冢宰以歲杪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待其竭而後為之謀則已晚矣以為居官當事不

辟難則可以為卿之職則非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因舊而脩曰新有加其度曰新作廏馬閑也禮天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四馬為乘三乘為皁三皁為繫六繫為廏廏為一閑何以書大無麥禾延廏之脩非務也葉子曰僖公脩泮宮春秋不書其新泮宮諸侯所得為也大室屋壞新宮桓宮僖宮災書於春秋亦不書其新宗廟則當新桓宮僖宮或以親盡而不新

壞與災所當書也新不新所不當書也至於雉門及兩觀亦魯之所得為也既書其災又書其新作災所當書也新作所不當書也豈以因是而有加其舊者歟由是以推新作南門蓋又有無所因而加之者矣所惡於新者為其作也新而不作則又何書莊公之於延廄固所得為矣以為不能制其國用至於大無麥禾君臣且將無粟而食此不之恤而有事於他豈知務者哉故雖其所得為亦不免於罪魯人為長府

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孔子取之新延廏亦可

仍而不仍者也

夏鄭人侵許秋有蜚

記異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此鄰叔姬也何以繫於紀而得卒成紀季之後也

城諸及防

諸防內二邑也得時矣何以書新延廏已非矣城又

非也以諸及防小大之辭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

次于成公羊穀梁作師次左氏作次當從左氏不言主帥微者也故與伐邾之辭一施之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國也降鄣非自降降之者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伯姬卒矣書葬叔姬卒矣又書葬存紀也葉子曰春

秋於紀何其致意之深也自紀季以酅入齊不以為叛紀侯大去其國不以為奔終始二十餘年常欲紀之屢見至叔姬葬而紀絶矣盖王政不作諸侯以力相并者不可盡誅也故以紀一見之以為雖齊之强有終不可以滅紀雖紀之弱有終不可以服齊者則國固非人之所可滅而人亦不得滅人之國而天下之爭奪息矣故曰興滅國繼絶世而天下之民心歸焉孔子之志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魯濟内地也有齊濟有魯濟

齊人伐山戎

山戎北戎也此齊侯之師何以曰人正亂者先中國而後四夷楚强而未伐衛伐而未服罪乃越千里之險而事夷狄以齊侯為誇也故貶而人之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禮天子外屏諸侯内屏大夫帷士簾臺非以為觀也

天子為靈臺以候天地諸侯為時臺以視四時非是

不築築臺于郎非所築而築也築而又築益過矣

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捷者何軍獲也下奉上曰獻齊霸主則何以獻獲於

我威我也始小白伐山戎請兵於我不從怒將攻之

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魯必即

楚小白乃止故其歸也誇之以示我春秋從而書之

挈齊侯若奉我然欲求名而不得也凡蠻夷戎狄有

干王命方伯征之則獻其功於王王以警於夷諸侯

不相遺俘

秋築臺于秦冬不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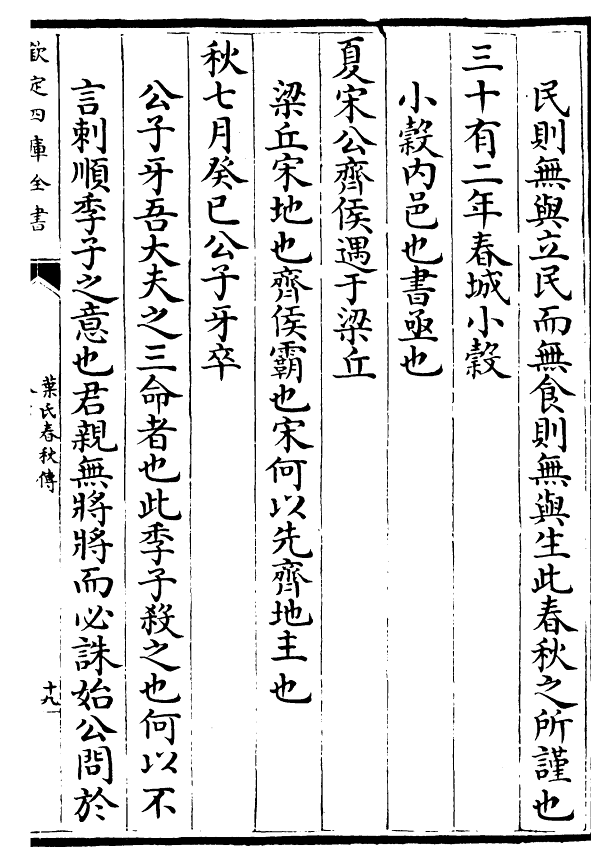
記異也歷月不雨異也歷時不雨尤異也歷再時不

雨異益甚矣葉子曰雨者陰陽之和氣也一失其節

則陰陽之氣繆矣故春秋以冬春書不雨者所以見

異也至夏則將有害乎稼穡矣異不足言也故夏而

不雨則書旱至秋則稼穡將成而又受其害者矣旱不足言也故秋而不雨則書雩雩者禱也春秋無以秋書不雨以雩見之也夏以旱見不雨而僖獨四月一書不雨者以著其不為旱也秋以雩見不雨而宣獨秋一書大旱者以見其不得雨也此周正也禮至於八月不雨則君不舉者夏正也夏而不雨猶有望於秋秋至於八月不雨則苗槁矣無復有望矣故君為之變君以民為本者也民以食為本者也君而無



民則無與立民而無食則無與生此春秋之所謹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小穀内邑也書亟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梁丘宋地也齊侯霸也宋何以先齊地主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子牙吾大夫之三命者也此季子殺之也何以不言刺順季子之意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始公問於

牙固曰慶父材矣俄而牙弒械成則不得於公而欲弒公也季子幸其惡之未成而不以為國獄則和藥而飲之使託若以疾死然義不失正其國仁不失全其親者季友之意也葉子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周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於是居東二年而罪人得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誅管叔豈得已哉使周公知其將畔必有以處之矣何至於誅故曰仁知周公未之盡而季子能隱之此周公

之所不得為也而何貶焉故茍不可以殺雖鄭伯之於叚容之於始君子不以為慈書曰鄭伯克叚于鄢茍可以殺雖季子之於牙酖之於將弑君子不以為過書曰公子牙卒此君子所以處君親之道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正也禮天子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諸侯三寢路寢一小寢二男不死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此弒也何以不書弒内辭也不書則何以知其為弒不地則知其為弒也未踰年之君未葬稱子書名未成其為君也古者天子在喪稱予小子未踰年而死則曰小子王生名之死亦名之諸侯則否故諸侯未踰年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公子慶父如齊

如齊者何閔公立而聘齊也慶父弒般者也何以不貶成季子之意也叔牙可殺則殺慶父未可討則未

討惟不急於慶父而後季子之謀可行也葉子曰慶父季子之事魯存亡之所由分也嘗試論之慶父與叔牙專國久矣外秉莊公之弱而無所憚内挾夫人之姦以為援季子陳出也而非其母弟得與聞國政於其閒亦幸而已矣及莊公問後而告以叔牙之言方是之時權在慶父季子非特不可誅其凡固力之所不能誅也適其將謀而未成故得先事而密殺之至於牙死慶父知其謀而復殺般則次必及於季子

季子豈愛其身不能死難者哉以為慶父殺已而自取之諸侯容而不討則魯固慶父之國矣不容而討之則兵加於國魯之亂未已也閔公者夫人之娣叔姜之子是亦慶父之黨於時纔八歲僖公賢而長慶父不立僖公而立閔公亦豈甘心以為君者哉假夫人之故以說於齊少緩魯人之怨而申其志於後云爾則慶父終欲得魯者也季子於此勢不得兩全寧置慶父而辟之陳則可因陳援以訴於齊使夫人慶

父之惡不能隱而季子得全於外魯庶幾其可為矣此季子之志也春秋蓋察之矣故直書慶父如齊而深隱季子奔陳至季子來歸而後始見襃則慶父如齊非逸賊季子奔陳非逃難卒之誅慶父而立僖公則季子之謀魯者無遺策是固君子所以成其意者也

狄伐邢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繼故也有不忍於先君也閔公般之庶弟而般未踰年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者受國焉爾

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姑齊地也何以盟定公位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此盟為定公位歟左氏穀梁皆以是盟為納季子夫子

般弒而季子奔陳慶父請於齊而立閔公慶父與季子蓋不並立於魯者閔公生纔八歳安能内拒慶父之强外名季子而請諸齊慶父者季子之所不得制權非出於閔公則魯人亦安能違慶父名季子乎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公羊不為義而何休獨以為季子畏慶父權重後復為亂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而為此盟是雖無據而吾以為可信何以知之落姑齊地慶父利閔公之幼而終欲奪之季子察之審矣既

殺子般而歸獄於鄧扈樂則安知不復殺閔公歸獄於人而自取之歟凡諸侯立不以正必待于盟會而後定固非王法矣桓立而與鄭伯為垂之會制在鄭伯也宣立而與齊侯為平州之會制在齊侯也閔公之時小白方霸諸侯閔公雖不當立而慶父之惡不可以不前戒則假齊之重以定公位者實季子之意此吾所謂因陳援以訴於齊使夫人慶父之惡不得隱而後魯可為者也經所以書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蓋齊侯與公即其地以為盟其謀出於齊非出於魯既盟而慶父之惡見其姦不得行於齊則季子亦可挾齊令以歸魯是盟固季子定公位非魯人納季子也

季子來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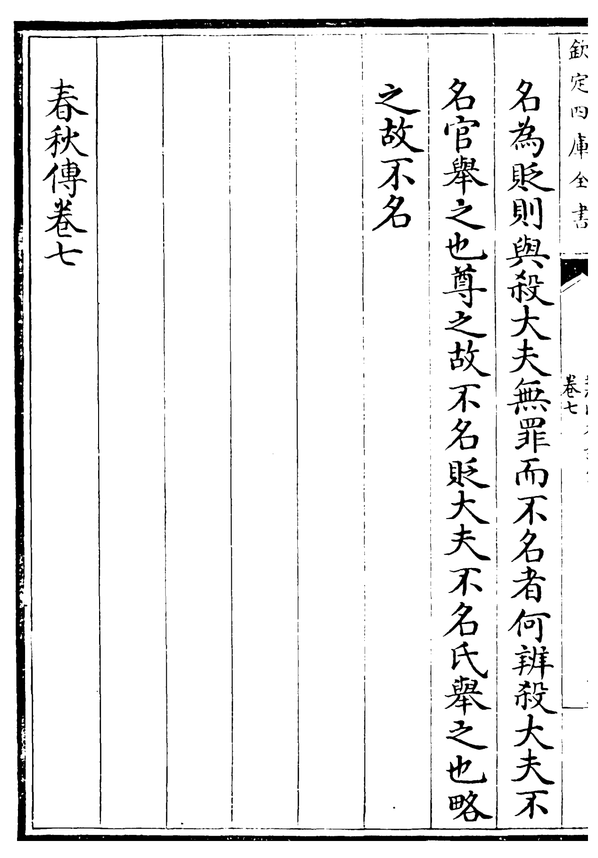
此公子友也何以謂之季子親貴之也内大夫奔未有言歸者此何以書歸賢之也桓公之子四人長則莊公也仲為牙而謀弑公叔為慶父而殺公能殺牙

以全公盟閔公以正慶父則人孰不以為親而顧其還孰不以為貴而倚其重曰是乃吾君之季子云爾天王書季子來聘親貴之在上譏之也魯書季子來歸親貴之在下賢之也

冬齊仲孫來

仲孫者何齊大夫仲孫湫也何以不名貶也何以不言使不與其使也外大夫不徒出盟當言盟聘當言聘未有非盟聘而來者也齊侯既與公為落姑之盟

矣謂魯難為未息則問罪伐之而已以為已息則何難焉齊侯之失也湫大夫也大夫非公事不受命非所來而來湫之失也雖曰不去慶父魯難未止而不能使齊侯討慶父姑曰難不已將自斃是養亂也雖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而不能使齊侯保閔公姑曰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是懷安也則亦從君而已矣故於齊侯則奪其使於仲孫則奪其名葉子曰春秋大夫以名見而不名者所以為貶也仲孫湫以奪



名為貶則與殺大夫無罪而不名者何辨殺大夫不名官舉之也尊之故不名貶大夫不名氏舉之也略之故不名

春秋傳卷七